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十五回 牛化蛟貪財喪命 呂英布仗義報仇

詩曰：自古知機為俊傑，只因財利可亡身。

曲直常分仇可報，英布無端惹禍深。

且說胡惠乾在水月臺上，與牛化蛟拼命爭鬥，兩人各顯武藝，你要我心肝為父報仇，我要你五臟為機房眾人出氣。極力殺了半天，因胡惠乾比牛化蛟矮小，氣力抵擋不住，心中暗想，若再力敵，定為他所害，幸有至善禪師秘傳花拳，名喚雁蕩平沙，若遇力不及人，用此反弱為強，定能取勝。即將拳勢變換，往來趨避，其快如風，跳躍如猿猴飛捷，乘牛化蛟稍倦，動作略遲，提防一疏，他就盡力向其要害部位打將過去，及至牛化蛟回身，還手打他，胡惠乾又到他身後去了。

這牛化蛟身體肥胖，氣力雖大，跳躍進退，安能及得胡惠乾靈便身輕，加之牛化蛟未曾見過這路拳法，正在盡力，想將胡惠乾打死，以泄機房眾人之恨。不意反被胡惠乾連跳帶打，弄得眼花，手忙足亂，四面提防，跟著他旋來轉去，將有一個時辰。手略一慢，早被胡惠乾向著命脈地方，著實兩拳，幸而壯健，勉強抵得住，振起精神，欲還兩拳之仇，向胡惠乾盡力打去，不料拳力落空，他仍一縮又鑽到身後去了。急忙轉身與他對敵，□分費力。鬥到兩個時辰，天已申時，殺得牛化蛟渾身冷汗，幾次被胡惠乾暗算要害部位，均被重傷，周身筋絡骨節疼痛酸軟。欲跳下水月臺，又怕被眾友取笑，羞愧難當。

此時胡惠乾見自己得勝，心中大喜，精神百倍，手腳不容一刻放鬆。是時牛化蛟手下四個徒弟，及錦綸堂眾人皆欲上臺相助，被西禪寺各師兄弟洪熙官等□餘人，取出兵器，護著臺前，大喝道：「此是標明一人比武，至死不救，誰敢上臺偏助？」

因此將他徒弟並機房各人嚇住，不敢上臺助力。只聽得一聲響亮，牛化蛟被胡惠乾用盡平生氣力，一個八卦蝴蝶掌，打下水月臺來，跌離臺有丈餘。地上石片，撞得頭破額裂，血從小便流出，流得褲子及地上通紅。看的人齊聲喝采，贊胡惠乾好武藝，果是英雄。是時徒弟及機房中人，用板門將牛化蛟抬回錦綸堂會館，用藥灌救，方才甦醒，回過氣來，開眼一看，歎了一聲道：「我牛化蛟一世英雄，不料今日喪在胡惠乾之手，你眾人快到武當山，拜懇吾師馮道德，訪請我師兄呂英布前來，必能為吾報仇，泄眾人之憤。不可延誤，緊記吾言。」一聲大叫：「痛煞我也！」口吐鮮血而死。手下徒弟及會館眾人，見他死得淒慘，各徒放聲痛哭，各人懼皆下淚。即厚辦衣衾棺木收殮，就在雙山寺租下一所地方，暫停棺木，以便打齋建醮之事。是日錦綸堂眾人，一齊掛白送行，徒弟披孝引魂，沿途祭奠，送入寺中。

再言武館中值事，趕緊辦完牛化蛟喪事，隨即問他首徒李雄道：「你師伯呂英布，功夫比你師父如何，現在武當山否？」李雄道：「呂英布師伯前有信來，說在肇慶府城南門大街開設武館，若論武藝，比我師父勝得幾倍，恐他不來，若肯來就是兩個胡惠乾，也敵他不過。」各人聞言大悅，忙又湊備禮金，仍是三千兩銀單，叫牛化蛟四個弟子搭船望肇慶府而去。後人看到此處，笑牛化蛟貪財送命，又要舉薦師兄弟來此送命，可謂好勇無謀，作詩一首，以諷其妄。詩云：

好勇貪財送命該，魂歸枉自哭泉臺，

如何至死猶難悟，還欲師兄泄恨來。

卻說錦綸堂備銀即往肇慶府，請呂英布前來報仇泄憤。且說胡惠乾在水月臺，用八卦蝴蝶掌打牛化蛟跌下臺去，洪熙官等各師兄弟，忙上前護住，接他下臺。此時胡惠乾力盡筋疲，面如土色，當著眾人面前，勉強支持，硬作安閒樣子，各師兄弟請他坐了轎子，一路花紅車炮，逕回西禪寺，□分熱鬧。胡惠乾下轎，覺一陣頭暈，四肢無力，望後便倒。各人大驚，急忙扶起，抬到他牀上睡下，三德和尚與洪熙官等，知他今日用力過度，那牛化蛟武藝不弱，氣力又強。皆因胡惠乾得師父秘傳花拳方能勝得他。就將活血行氣藥丸化開灌下，舒筋活絡散瘀藥酒與他周身骨節塗擦，此藥是至善禪師所製，預備各徒弟遇有損傷所用，靈驗如神，藥到片時，精神復元，並周身腫痛盡解，爬將起來，拜謝眾兄弟救護。隨即安排酒筵，為胡兄賀喜，飲酒時，三德和尚與洪熙官對胡惠乾道：「看來牛化蛟必死無生，這伙愈深，怕他師父武當山馮道德老道士，乃是同門師叔，倘若知道，定不干休，總不說他徒弟不該幫助機房生事，而說我們不念情面，將他門人打死。他若出手，胡師弟就難逃他手，此事還須設法，預先解救，總是胡師弟不該下此毒手。」惠乾道：「我初意留情，只因牛化蛟力大心狠，若不傷他，定然傷我，勢所不能留情。為今之計，聽天由命，即使師叔來問罪，不容分訴，難道束手待死，只好拼命鬥一場，死也甘心。」三德和尚道：「這事據我看來，速將此中緣故，照直飛報吾師，必有解法，不知爾等以為如何？」各人都稱：「師兄高見！」洪熙官即寫稟啟，專差跑快信的趕送，議定信資銀□兩，先給五兩，信到在八日之內，再給五兩，若過期遲一日減銀一兩，差人接了要信，由陸路趕到潮州上福建去了。

再說少林寺中至善和尚，每日專心教習各徒技藝，常時思念胡惠乾，恐他回廣東報仇心急惹出禍來。忽然接得要信大驚，照給信資，拆開從頭至尾看完，大罵：「畜生，果然招禍，這牛化蛟是道德師弟愛徒，他聞知死在胡惠乾之手，怎肯干休？畜生自作自受，枉費一番傳授心機，因他比別人用心，所以將生平絕技，盡力教授。因他氣力不強，故先教他花拳，不料畜生以此闖禍，一旦失手，玷辱我少林寺聲名，殊深痛恨，一心慈悲就是師徒情誼。」眾門人急忙請問師父：「廣東有甚事，用此重資寄信，必有所因。」禪師隨將來函念與各人聽完。方孝玉道：「師父現今還是救他不救，請道其詳。」禪師道：「本欲打發你們前去救應，只為各人工夫未曾學足，著敵得本人過，為師放心，允許你們前去救他。」方孝玉自恃武藝學習精熟，隨道：「我們今日該打術人，看打得過否？」禪師應許，孝玉約會各師兄弟：「你等跟我手腳，必須照著那一百零八度雄拳工夫，腳下機關，不要管他，按著拳路，慢步進去，定能打開。」各人依他帶路，竟將木人打開，卻是由正門走出寺外。至善大喜，說道：「方孝玉頗可做得，以後你教眾兄弟便了。」孝玉應允，至善吩咐各徒，各徒哭拜在地。老禪師也揮淚道：「天下無不散之局，只要你等將來報效皇家，博得一官半職，上可安國，下可安民，他日封妻蔭子，顯我教門，更要兄弟相和。」各人謹遵師命，拜謝師恩，唯有謝亞福情願削髮為僧，侍奉師父，不肯回家。

師父見其真心，遂許事後回來，再傳衣鉢。乃贈鐵鴛鴦一對，如遇敵人勇猛，只要將鴛鴦對面打去，其臂即斷，只宜慎重，若非危險之際，不得擅傷人命。又贈錦囊一個，若是馮道德親來報仇，著方孝玉將此請求大師伯五枚相救，他見我信，定肯出力。眾人別了師父及寺內僧人，各攜行李，星夜趕赴羊城而來。到得省城，各自回家，見了父母妻兒，隨即賃了光孝寺作為武館，因西禪寺現與機房有隙，不便再踏是非之地。暗中知會三德和尚及洪熙官，叫胡惠乾到光孝寺練習拳棒以備應敵。

三德和尚得悉師父打發少林兄弟回廣東救應，□分欣慰，約齊各師兄弟來到光孝寺，英雄聚會，談論往事，都責胡惠乾不應恃強生事，帶累師父憂心。惠乾只得認過，不敢與眾人分辯，因此與眾人不睦，自恃武勇，不來練習。李錦綸再三勸慰，說師父臨別切囑，叫他用心習武，恐怕失手，有辱少林名望。胡惠乾不從，眾兄弟無可奈何。

再說牛強、馬勇兩師兄弟，與錦綸堂眾值事等，一路到肇慶府城南門大街武館內，拜見呂英布，牛強跪在地下，哭訴師父因為錦綸堂泄憤，被胡惠乾用花拳蝴蝶掌打下水月臺，身遭重傷，臨終遺囑，請師伯與他報仇，現在錦綸堂各值事，備銀三千兩，懇求念先師手足之情，代為出力，感恩不淺。呂英布聽罷大哭，道：「吾半月前朦朧之中，夢見化蛟賢弟渾身血淋，求吾與他報仇，正欲上前追問被誰所害，轉眼不見，一驚而醒，不知是何吉凶，豈知今日果被胡惠乾害了性命，死得淒慘，真是可恨。我不拿胡惠乾碎屍萬段，不算英雄。」眾值事道：「務求師父不惜一行，上為令師弟報仇，下與我通行泄憤，不勝幸甚，三千兩為聘禮，仰其勿卻是幸。」

呂英布道：「化蛟師弟，不該招是惹非，至遭殺身之禍，今日為吾弟報仇則可。」其他非某所敢知，這銀子斷然不領。」各值事再三勸道：「義士原重報仇，敝行既蒙除害，此思此德豈可不少申微意，還乞賞收才是。」牛強等再三苦勸，呂英布無奈，只得

收下。收拾行李，吩咐各徒：「毋用跟隨，我有牛強等師姪作伴，你等謹守館門，有人來訪，說我不日就回。」隨即搭船望羊城進發。

數日到了省中，將行李搬入錦綸堂居住。白安福上前拜見，說道：「老師，現在少林寺至善禪師打發一班徒弟回粵，在光孝寺開設武館，接應胡惠乾，須加意提防！」呂英布道：「倒也不妨。」吩咐備辦酒肴祭禮，親至雙山寺，哭奠牛化蛟。著白安福引路望光孝寺而來，見過寺僧禮罷。當晚僧人帶進武館，會見各位英雄，李錦綸等接進，分賓主坐下，問道：「師兄到來何干？」呂英布帶怒道：「特來為化蛟兄弟報仇，你們還詐作不知？」錦綸道：「胡惠乾與機房中人有殺父之仇，故此命案相連，出示免究，即分曲直，不必化蛟師弟貪人錢財，偏聽一面之詞，恃勇幫助，以勢欺人，苦功不從，標明比武，生死不追。拳腳之事，既經言明，不能饒讓，又何仇可報？今日化蛟師弟已死，各安天命，還望師兄三思而行，莫再失和，弟等不勝幸甚。」

英布道：「不用花言巧語，哪一位是胡惠乾，他既良心盡喪，打狗也須念主，全然不把吾師道德放在眼內，念同道之情，也該留情一二，怎忍下此毒手？今日我呂英布誓必報仇，只教他來會我，萬事全體。」方世玉道：「牛化蛟死了，師兄到來報仇，將來胡惠乾死時，難道我們就不報仇？」英布聞言，低頭半晌，歎氣一聲說：「倒也罷，看你眾人面，就叫胡惠乾出來，叩三響頭，我便罷了。」李錦綸答道：「惠乾住在西禪寺。」呂英布即別眾人，逕奔西禪寺而來。小和尚通報進內，各位英雄大驚，胡惠乾自恃本領，全不在意，吩咐進見，呂英布入裡面喝問：「誰是胡惠乾？」挺身答曰：「我即便是！來者可是呂英布？」英布道：「然也。」胡惠乾道：「既聞我名，還來送死？」英布大怒，飛奔向前，揮拳便打。胡惠乾也不容情，卻被三德和尚與董千斤上前將兩人分開，三德和尚再三以好言相勸。呂英布哪裡肯聽，即回轉錦綸堂，立刻標出紅條，寫道：

啟者：我錦綸堂歷遭胡惠乾慘毒之禍，現有呂英布教頭，非貪財利，欲與師弟牛化蛟報復前仇，胡惠乾如不怕死，明日到水月臺比武，以定雌雄。

這張長紅，貼在西禪寺外照壁上，武館中人見了，替胡惠乾擔憂，他卻自恃勇武，準備明日到水月臺對敵。光孝寺中眾英雄聞知，□分恐懼。方孝玉約齊眾師兄弟，前來西禪寺與三德和尚、洪熙官商議，彼此大家極力勸阻胡惠乾，明日不可赴臺輕敵，他只不從。各人無奈，若不設法相救，豈不失落我少林名望。忽見謝亞福拍手笑道：「有妙計了！」各人忙問：「何計？」亞福道：「吾師臨別贈我鐵鴛鴦一對，囑道『若遇敵人凶勇難當，即暗中飛起，打他手腕上，立刻筋斷骨折反敗為勝，不得亂傷人命。』我已學習精熟，百發百中，明日我藏了鐵鴛鴦迫近臺前，相機暗助，有何不妙？」眾兄弟大悅。方世玉道：「我有軟甲一副，及護心鏡，借與賢弟，以壯威風。」胡惠乾滿心歡悅。

次早呂英布裝束齊整，會集錦綸堂眾友，帶四個師姪，騎一匹駿馬，頭紮軟包巾，盤湖縐帶，身穿窄袖軟甲，內藏護心鏡，腰圍大紅縐紗帶，足登班尖鞋，生得面如滿月，眼似銅鈴，一把濃鬚，腰圓背厚，兩臂有數百斤之力，身高八尺，聲如破鑼，□分威勇。來到醫靈廟前水月臺邊。遠近來觀之人，擠擁臺前。呂英布下馬，便上臺中，對下面眾人將手一拱說道：「英布此來，實為師弟報仇，非貪財為名，望眾人見諒，是為萬幸。」說罷，端坐臺中。將近辰刻，遠見胡惠乾滿面酒容，前後跟著一班師兄弟，擁至臺前，他就將身一點，縱上臺中，輕如飛鳥，果然妙技。臺下眾人，齊聲喝采。看他頭戴平頂軟皮盔，身穿軟皮捆身，胸前懸一面護心鏡，腰束荷蘭縐帶，足登一雙九環劍靴，這副裝束乃是方世玉借他用了，人材出眾，相貌超群。呂英布喝道：「胡惠乾，你傷吾師弟，此仇不共日月，今日自來進死，莫怪我不念師父之情。」

惠乾聞言笑道：「呂英布，你欲為師弟報仇，只怕你惹禍亡身，管教你就到鬼門關與牛化蛟相會。」呂英布聞言，正是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也不回言，就一個撲面虎，伸出大拳頭，盡力打去。惠乾連忙將身閃開，就是一個千字鐵閘手，向呂英布手腕打來，呂英布急收回拳，將身一低，雙手一展。用推山塞海勢，望胡惠乾便打。胡惠乾將身一縱，猛虎偷羊勢復手打來。兩個搭上手，走二□多路解法，從辰至來刻，約鬥了四□回合，呂英布越戰越勇，拳腳工夫一毫不漏。胡惠乾身材比呂英布細小，氣力不及，所恃者，少林支派至善秘傳拆法，進退迎敵，借勢取巧，勉強支持。

及至鬥到申牌時分，二人戰有七□餘回合，胡惠乾難以取勝，只得仍用花拳對敵，跳捷如飛，身輕手快，是其生平所長。這呂英布見胡惠乾用花拳，聞得牛化蛟遭此喪命，心中一驚，因自己亦未曾習過，身材又不及他靈便，□分用神，一任胡惠乾如飛跳躍，他能看得親切，目不昏花，拳不錯亂。胡惠乾無從下手，不能取勝。自己因見花拳無用，必為他所敗，心中一急，略跳得慢一步，呂英布一見，滿心歡喜，用盡生平氣力，將羅漢五行拳照胡惠乾頂門蓋將下來。勢如泰山壓頂，好不厲害。胡惠乾大驚，正難躲避，謝亞福在臺前，看見惠乾力不能勝，難以迎敵，這一拳性命難保，其勢已迫，急從袖中一拍，飛起鐵鴛鴦，對正呂英布手腕打去，此鐵鴛鴦即是今之風槍一般，袋口攝石，能收回原形，暗中傷人不露痕跡，是時呂英布一心專顧胡惠乾，不提防拳與鐵鴛鴦相撞，一聲響，手腕撞折，鴛鴦落在臺氈之上，早被謝亞福暗中收回。只因小如雞蛋，落在氈面，完全無聲響。呂英布手腕雖折，並無血出，所以眾人看不出。

胡惠乾一看，心花大放，趁勢一拳照呂英布耳旁命門就打，這呂英布手腕骨折，痛切於心，急欲敗回臺去，耳上著了胡惠乾拼命一拳，只覺天旋地轉，一交跌在水月臺上，偏遇這胡惠乾又起一腳，向他頸上打去，將筋骨打斷，豈能再活？呂英布頓時嗚呼，死在胡惠乾之手。後人看到此處，可惜他一身本領，因手足情重，不幸被人暗算，因作詩以歎之：

手足情真義更深，弟仇兄報反捐生。

雖然慘被奸人算，留得賢名貫古今。

當各師弟及眾行友，飛撲上臺來救，已經筋斷骨折，死在臺上。胡惠乾將身一縱，跳下水月臺，站在廟前，坐進轎內，神色如常，四方人齊聲贊美，果是英雄好漢。胡惠乾各師兄弟，一路串炮花紅，威武迎回西禪寺武館中。

再說呂英布屍首，難以抬回會館收殮，各值事只得即時就在廟前搭了喪棚，仿照牛化蛟一式備辦衣衾棺木，從厚葬殮，仍然暫停雙山寺內。

行友辦妥喪事，是日齊集會館，各東家及師爺白安福道：「我們費盡了數千兩資財，反累兩位教頭死於非命，到如今人財兩空，冤上加冤，進不能報仇，退不能安生業，列位有何妙計除此心腹大患？」只見牛化蛟首徒牛強上前說道：「各位且休煩惱，將我師父師伯兩副棺木，待我師兄弟等，與貴行各友，僱備船隻，親自運到武當山，見我師公馮道德稟知此事，哀求老道士下山報仇。師公得知，連喪他兩個得意門人，自然心痛，且防天下人恥笑武當山武藝不及少林寺精妙，豈不失了威名？我看大師伯力敵胡惠乾，眾目共見，已有勝意，他變用花拳，也奈何師伯不得，將要結果這狗頭，霎然之間，不知右手腕上筋骨被他暗中打斷，因此喪在胡惠乾之手。至今手腕著傷之處，鐵器所傷，此中定有助胡惠乾之人，從旁下手，因未得實據，難以為憑。」眾人都道：「也覺奇怪，並不見有任何鐵器，必對你師公訴明，下次會改，不可徒用空拳，宜以隨身武器應敵，且防被暗算。」錦綸堂各人齊道：「有理！」通行酌妥，整備厚禮及花紅六千兩，並兩口棺木，即派值事四人，與他徒弟四個，僱了一隻大船，起程望武當山而來。

且說武當山玄天上帝廟內，主持道士，八臂哪吒馮道德及徒弟雷大鵬，即是雷老虎之子，師徒二人因觀中道士人多，香火極盛，他性喜清淨，遷入後殿居住，以避煩惱。一日打坐蒲團運氣，到了三更時分，朦朧之間，夢見牛化蛟、呂英布二人滿身血痕，跪在眼前哭叫：「師父為弟子報仇。」馮道德一驚，急欲追問被誰人所傷，不覺陽氣一衝，冤魂呵散，轉眼都不見，醒來冷汗淋漓，不知主何吉凶。次日與雷大鵬談論，忽見牛強等及錦綸堂值事到來，把上項情由，一切訴明，老道士聞言，大叫一聲，氣死在地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